禮記集解

禮記卷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曾子問第七之二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釋文少喪如字讀者亦息浪反遺如字又于季反

慈母有三一則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此則大夫士之子爲之皆如其母父在則大夫之子大功士之子期父沒皆三年喪服齊衰三年章云慈

母如母是也若爲父後者則服緦天子諸侯之子爲其母父在則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沒大功則其爲慈母亦然一則內則曰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此則大夫士之子爲之小功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巳者是也天子諸侯之子則不服子游所問蓋謂人君於庶母慈巳者而以其母之服服之也故孔子以君命所使教子告之言與命爲母子者異也練冠以燕居庶子爲君爲其母之服也大夫士之子父在爲其母或期或大功爲父後者降而服緦人君之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在五服之外則其爲父後者不可以復降故但如其父在之服以服之然燕居則練冠出則否蓋不敢以私喪廢國家之禮則亦視其父在

而畧降之也昭公爲慈母練冠則是以其母之服服之矣不知此服但可施於命爲母子之慈母而不可施於君命教子之慈母也故曰丧慈母自昭公始也然此稱練冠以居之制而曰古者蓋春秋時庶子爲君者皆以小君之禮服其母而練冠之制已不復行矣鄭氏曰昭公年三十乃丧齊歸又無慼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氏曰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云不知何公不見家語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丧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釋文幾居起反下同 霑竹廉反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各

以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愚謂日食有定可以預推此云揖讓入門乃爲日食廢禮者古時律法疎也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推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其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朝位在庭故雨則廢救日用兵者蓋以示助陽討陰與伐鼓於社同義周禮庭氏掌射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

答則廢

鄭氏曰夫人君之夫人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孔氏曰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明是祭前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此祭謂祭外神也若祭宗廟而大廟火則廢祭不待問矣接祭謂以祭禮一接於神以致其祭祀之意而不復行餘禮也祭外神之所以牲已殺必祭者以其已降神

故也祭天神以燔燎降神祭地以瘞埋社稷以血祭山林川澤以貍沈四方百物以疈辜此皆於殺牲後行之神既降則不可不祭矣牲未殺則未降神故可廢若嘗祭而天子崩后之喪外神已殺牲亦接祭內神則廢與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釋文飯扶晚反下同侑音又絕句下皆放此酳音允又仕覲反酢才各反

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按特牲饋食禮尸入三飯告飽祝侑尸至九飯畢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畢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酌獻佐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初崩哀戚未遑祭

祀故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者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祭也但不得純如吉禮理須降殺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不勸侑使滿常數也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爲餘事也若啟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畢而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侑尸至十五飯畢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也鄭氏曰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愚謂未殯之前諸祭皆廢既殯則外神皆祭王制言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言五祀既殯而祭各舉尊卑一偏言之其實外神無不祭也在喪而祭者皆使人攝之特牲禮尸食九飯而畢少牢禮尸食十一

飯而畢鄭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葢謂諸侯祭宗廟當十三飯天子祭宗廟當十五飯若天子諸侯所祭之外神則當視其神之尊卑以爲飯數之多寡非天子所祭皆當十五飯也此言殯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則常禮當三飯而侑飯畢而獻尸與特牲祭禮同葢五祀神卑故也疏乃謂侑尸至十五飯同宗廟之禮誤矣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釋文比必利反

帥循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此謂君薨夫人之喪也奉循天子者言亦如天子之於五祀既殯而祭既葬而祭也若天子崩后之喪則赴告之及於諸侯者

不必皆在殯前葢於赴告至日斷爲七日之限以爲祭
行之節也諸侯社稷之祭奉帥天子則五祀可知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
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
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
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
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
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祭謂祭宗廟也外喪謂不同門者酢而已矣者祝侑尸
至十一飯畢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而止也此皆謂齊衰
大功之外喪也室中之事而已者少牢饋食禮主人主
婦賓長獻尸皆在室既祭而賓尸則在堂今以殺禮但
於室中行祭禮而不復賓尸也上云齊衰大功廢不云

小功緦則雖同宮不廢祭此云小功緦室中而已兼謂小功緦之內外喪也大夫無緦服小功之服降爲緦服亦不復服此緦小功據其本服而言益雖不爲之服而當祭闕喪猶爲之殺禮也士緦不祭則小功可知所祭於死者無服者如爲庶母緦妾有子亦緦若祭禰廟則庶母死所祭者有服妾死所祭者無服也此皆謂門內緦喪若外喪則齊衰以下皆祭而其降殺之節亦如大夫不言者蒙上可知也其緦小功之祭則賓長獻尸尸飲卒爵酢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止而無主人主婦相爲致爵之事與孔氏曰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則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鄭氏謂若舅舅之子從母兄弟非也士緦不祭亦謂內喪耳

士門內緦喪廢祭若與所祭者無服則仍祭若外喪則

齊衰以下皆祭矣豈論其於死者有服無服乎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鄭氏曰不羣立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

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愚謂飾猶表

也有是情而後以禮表之故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爲

已哀之不暇而遑爲人哀乎乃從而弔哭則是無是情

而虛行弔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

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

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有君服不敢私服重喻輕也君之喪服除而後

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孔氏曰成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也禘祫日殷祭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亦謂之殷祭此謂適子仕官者故二祥待君服除而後行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不復追祭爲謂可以除之者謂小祥之後將及大祥之期也此殷祭謂大祥也君喪除而后殷祭者凡變除之祭必服其除後之服以祭君服未除則不可以行親喪大祥之祭也若未練而遭君喪則親喪練祥之祭亦各於君喪練祥之後行之如此則雖不除親喪而其練祥之祭與變除之服亦悉得相應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

禮也

曾子以有君喪不敢私服則聞君喪之後其服皆主於君而親喪實則未畢故欲於君服旣除之後弗除親喪而追服之也孔子答以祭過時弗祭則親喪之已過者無追服之之禮也

曾子問曰君薨旣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君喪旣殯而遭親喪則當歸治喪事也不曰歸殯而曰歸居則親喪旣殯亦在家可知矣殷盛也殷事謂月朔薦新之奠視朝夕奠爲盛也若父母之喪旣殯而有君喪則之君所君喪旣殯而歸其禮亦如此與

曰君旣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孔氏曰既葬而歸者不待君之虞祭也愚謂疏謂不待虞祭不待葬日之虞也人君五虞其虞與卒哭祔祭在親喪既殯之後者則當之君所若親喪既啟而有君喪則往哭而歸葬葬畢而居君所值父母虞祔卒哭之祭則歸大夫士三日而殯此君喪既啟而有父母之喪歸哭而反送君則殯親固在君葬之後矣以此見人君啟殯至葬不遠而舊說謂諸侯之葬朝廟六日而徧天子朝廟八日而徧者其不然決矣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其殯在親之後也反

于君所爲殯君也君已殯則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若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則往哭而反殯親亦既殯反於君所也鄭氏曰內子大夫適妻也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君之喪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孔氏曰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啟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君以義制親以恩制其隆一也然君之喪臣之所共襄親之喪子之所獨盡故此上三條言並遭君親之喪而於其並隆者權乎其已殯未殯以爲緩急輕重之節使恩與義得以交盡而無憾禮之卽乎人心如此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釋文誄力水反長知丈反

鄭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諸侯禮當請誄於天子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孔氏曰非但賤不誄貴卽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周禮大史職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知諸侯亦然徐氏師曾曰謚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擅操榮辱之權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雜於虛美之私此義行名分正美惡當矣愚謂此章不言問答又不云孔子曰疑上有脫文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

也釋文椑蒲歷反共音恭免音問

三年之戒謂喪備也椑親身棺也君出必以親身棺從是以喪備行也殯服大斂至殯時所服之服共者於在外大斂時共之遂服之以從柩在家遭喪者大斂與殯相連爲之故大斂之服卽殯服今大斂在外雖未殯而已服殯服卽下麻弁經疏衰菲杖是也麻小斂時所服未成服之麻苴經大鬲散帶垂至大斂而無變者也弁經皮弁而加苴經也疏麤也麤衰卽斬衰也菅蒯之屨謂之菲此謂斬衰之菅屨也杖者爲已病也弁經疏衰菲杖此人君大斂之服異於士者也疏衰菲杖至成服皆不改其服之未成者首尙皮弁帶猶未絞耳入自闕升自西階皆所以異於生也小斂則免而從柩者小斂時主人括髮此以行遠不可以無飾故不括髮而免也

不言其服者人君小斂之服與士同以其可知故畧之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授子杖謂死後之三日乃小斂之明日此尙在小斂日故不杖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形體猶在猶以生人之禮待之也凡以柩入者皆入自闕升自西階以尸入者皆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者謂已小斂則服小斂之服已大斂則服大斂之服及其所入之處所升之階其禮皆同也鄭氏曰子麻弁絰疏衰菲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鄭氏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案上云其殯服而下言麻弁絰疏衰菲杖上言小斂而下言免免卽小斂之服則麻弁絰疏衰菲杖卽殯服也鄭分殯服與麻弁絰疏衰菲杖爲二誤矣且布深衣始死已服之苴絰散帶小斂時已服

之不可謂之殯服初喪變服自輕而重若疏衰從柩至
殯又服布深衣反自重而輕有是理乎至雜記小斂環
經所謂經卽苴經也鄭氏以爲弔服之環經尤謬之甚
者說詳雜記○喪大記人君五日既殯成服此大斂卽
疏衰菲杖何也曰士之殯期近故小斂而苴經散帶既
殯而成服人君殯期遠故小斂而苴經散帶三日而杖
大斂而弁經疏衰菅屨既殯而成服大斂之服雖苴經
疏衰菲杖悉與成服後同而首猶皮弁帶猶未絞則服
猶未成至殯後絞其帶垂首加六升布之服弁乃爲成
服耳若以大斂遽疏衰菅屨爲疑則士之苴經大鬲小
斂時已服之至殯後亦無以異也且此言殯服有杖與
喪大記三日授子杖合殯服弁經與喪大記君將大斂
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合杖與弁經既爲人君大斂之服

則疏衰非嚴爲大斂之服可知蓋天子諸侯喪禮與士

禮不同故孟子以爲未嘗學正謂此等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

封而歸不俟子釋文引以刃反封依註音窆彼驗反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孔氏曰若待

封壙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云不俟子故知封當爲窆

非封壙也黃氏應暘曰前云君既啟啟後越日而行故

得歸哭此言既引則既行矣故不得歸哭而遂往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

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

以私喪包至尊也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乃始括

髮今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

其笄纚則與尋常同故括髮悪謂喪服未有不俟主人而先變者始死主人尚未括髮臣無先括髮之理此既改服始死之服自當笄纚耳父母之葬服斬衰可改而深衣何不可笄纚之有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釋文祝呈之六反舊之又反下同爲于僞反

鄭氏曰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孔氏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而庶子不合立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以上

牲宗子爲祭也若巳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廟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若巳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巳家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並供上牲宗子爲祭也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介之義故稱介子使若可以祭然愿謂此稱孝子介子據祭禰廟言之也若祭祖廟則曰孝孫介孫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釋文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如之何三字非也厭本或作壓於豔反下皆同綏詩作隨同許垂反徐又况垂反歸如字徐其位反○按假依註音嘏綏今音奴禾反

鄭氏曰不厭祭至不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隋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酬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曰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孔氏曰按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攝主不敢備禮故不

言以某妃配某氏又少牢尸入卽席坐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尸綏祭也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此是主人綏祭也綏是減毀之名周禮作隋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又少牢祝與上佐食取黍以授尸少牢經文取黍者二佐食而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也不常有祝與二字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此所謂嘏也攝主辟正主故不敢受嘏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攝主不敢受福故不綏祭也按特牲主人獻賓及衆賓訖爵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酬西方之爵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而奠於薦南所謂布奠於賓賓奠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衆衣宵曰按

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不爲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特牲禮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也攝主不爲陽厭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凡祭皆先祝而配次綏祭次嘏次旅末乃厭祭今此文乃從祭末以次至祭初以攝主非正故逆陳之愚謂大夫祭有賓尸不賓尸二禮賓尸之禮文不賓尸之禮質厭祭與旅不賓尸之禮有之蓋攝主不但不行賓尸之禮卽不賓尸之禮亦有所不敢備也綏祭祭黍稷肺之名也周禮守祧作隋儀禮古文士虞禮亦作隋又作綏特牲禮三見皆作挼今文士虞特牲並作綏

鄭氏皆讀爲墮士虞註云下祭曰墮此篇孔疏云墮是減毀之名然凡祭皆下皆減毀不獨黍稷肺也疑此字正當作挼墮者音近而誤綏者形似而誤也挼挼挱也黍稷肺三物一并祭之恐其播散故以手挼挱令其搏聚特牲禮尸飯主人佐食摶黍授尸挼祭亦摶黍之義也綏祭有二一是尸綏祭一是主人綏祭此不綏祭謂主人也其尸則綏祭自如常禮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卽上文不旅之事也蓋主人酬賓奠于薦北賓取奠于薦南至旅酬則舉之今不行旅酬故奠於薦南而不復舉也又案特牲禮嗣舉奠訖兄弟弟子酌于東方之尊阼階上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主人酬賓之觶賓所取以酬長兄弟者也弟子所舉之觶長兄弟所取以酬賓者也旣不旅酬則弟子舉觶之禮蓋亦不行

矣若宗子死則其禮可以如正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
已亦當如下節所云與○鄭氏以迎尸之前祝酌奠爲
陰厭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爲陽厭陸氏敖
氏非之而以陰厭陽厭專爲祭殤之名然此篇言攝主
不厭祭則祭末改設之名爲厭明矣又云殤不祔祭何
謂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陽二厭亦明矣蓋厭者
無尸而以飲食飫神之名祭殤無尸故曰厭祭初之饗
神尸未入祭末之改設尸旣謖故亦皆曰厭饗神在奥
祭宗子之殤亦於奥以其在幽陰之所故皆曰陰厭改
設在西北隅祭凡殤亦於西北隅以其在顯明之處故
皆曰陽厭不妨異事而同名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至子可以稱孝也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愚謂庶子無爵而居對上庶子爲大夫而言則無爵者兼謂士庶人蓋凡言有爵者皆據爲大夫者也宗子尊故不問其爲大夫士而唯大夫乃敢攝其祭若士則不敢故望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所以遠辟正主周公告於三王爲三壇同墠雖事與此異而其爲壇之意則與此同也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者士則祭於廟庶人則

爲於寢也廟寢在大門之内對墓在外而言疏曰家祭

名不言孝者宗子在庶子祭稱介子某宗子既死無可

副貳故但稱名而不得稱孝子同於宗子也身沒而已

謂沒庶子之身也此庶子之所祭者其禰也庶子既死

其子即庶子之適子祭此庶子固得稱孝子祭此庶子

之禰亦得稱孝孫也蓋族人不可以無宗此子主祖禰

之祭則爲族人之所宗即去國宗子之子亦當還宗此

子矣若義謂順於古義徐氏師曾曰子游之徒以下非

孔子語乃記者記之以爲證○孔氏曰此宗子去國謂

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鄭註小

記云宗子去國以廟從愚謂宗子有罪去國乃上章之

明文無罪去國以廟從則鄭氏之臆說也大夫士去國

謂之亡曲禮記其禮曰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又曰大

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自非有罪必無棄宗廟墳墓而越在他竟者故去國則不以廟從蓋不敢以有罪之人主宗廟之祭以辱其祖禰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厭祭謂無尸而以飲食飫神也成喪成人之喪也尸必以孫用所祭者之孫以其昭穆同也取於同姓者尸必適子無父者或近屬不可得則取於族屬之遠者但同姓之人在孫行而昭穆同者則得取以爲尸也然此謂祭祖禰以下爾若天子諸侯祭遠祖則但取其廟之所出而昭穆同者以爲尸又不必皆孫行也祭殤必厭者

原立尸之義本在用孫而殤未成人無爲人父之道已既無孫亦不得取於同姓孫行者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釋文附依註音備本或作祔亦同○今按祔如字

殤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祔附也不祔祭言不得附於宗廟四時之祭也宗廟之祭有尸故其祭初尸未入而饗神曰陰厭祭末尸已謖而改設曰陽厭殤不祔祭而其祔與除服之祭初未嘗有尸則無所爲陰陽二厭之分故曾子疑而問之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釋文肵音其又忌依反○不舉下本或無肺字按正義云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是孔氏所據本有肺字也今從之

鄭氏曰宗子爲殤而死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

立之殤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不舉肺以下以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脟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陰厭是宗子爲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禮亦如之愚謂宗子爲殤而死謂大宗子爲殤而死也喪服齊衰章爲人後者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小宗無子則絕不得立後庶子弗爲後者殤無爲人父之道族人來後大宗與殤之父爲後而不與殤爲後也言此者明殤旣不得以族人爲後故不得以成人之禮祭之也吉祭謂祔祭也凡喪祭自卒哭以後謂之吉祭殤無卒哭之祭其祔祭準成人之喪則在卒哭之後也殤有祔與除服二祭祔祭於祖廟除服於寢下節言祭於宗子之家則此唯據祔祭言之也成人卒哭成事祔用少牢殤用特牲降於成

人也特牲禮尸將食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祭殤無尸故不舉肺無肵俎祭設元酒重古之義祭殤禮降故無元酒又特牲禮無算爵之後主人出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今亦以無尸故不告利成也案士虞禮無尸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祭殤無尸其禮亦當如之不言無泰羹湆胾從獻葢文畧耳鄭氏謂他如成人亦爲未審也曰陰厭者以其祭之於奧其處幽陰也不言其祭之所者祭於奧乃禮之常不言可知也此節本主爲大宗子而言而小宗子爲殤而死其祭之之禮亦如此又庶子成人無後其祭與凡殤同若小宗子成人無後不得以族人爲後則亦當以殤禮祭之而與宗子之殤同也大宗子之殤族人來後者爲之

祔小宗子之殤與無後者主其祖之祭者爲之祔蓋小宗雖不立後而廟祭不可無主如高祖之適死而無後則其庶昆弟之長者主高祖之祭矣推而下之莫不皆然既主廟祭則收族之責移而屬之殤祔於祖則主是祖之祭者皆爲之祔也其除服之祭則親者主之殤與無後者皆然○孔氏曰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氏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說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愚謂熊氏之說甚確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蓋殤與無後者既祔於祖自後祭祖之時則欲其祔依祖而食故曰從祖祔食實別無殤與無後者之祭也鄭氏解吉祭爲卒哭以後之祭是已而又以用特牲爲從成人是又以四時常祭言之則誤也殤雖有祔與除

服二祭而此所言吉祭則唯據祔祭孔氏謂兼據祔與除服者亦非是又案殤與無後者喪禮不備則無卒哭之祭而虞以安神則其祭不可闕而孔子唯以吉祭爲言者葢虞與除服皆祭於殯宗子凡殤其處不異而祔於祖廟則祭之異所故陰厭陽厭之名唯祔祭有之而虞與除服則但有陰厭而無陽厭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然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以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爲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

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者謂庶子無子孫爲後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愚謂凡殤自宗子以外凡適庶之殤皆是也無後謂成人而無後者也註疏謂庶殤不祭以凡殤專爲適子之殤非也殤唯祔與除服二祭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女子未嫁亦未成人者也而祔何以庶子之未成人者不祔乎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可知兄弟之殤不限適庶皆祔矣然則凡殤之內兼有宗子之親昆

弟而不止於註疏之所言者矣祭於宗子之家者祔必於祖故於宗子之家就祖廟而祔之諸父無後者祭於曾祖之廟若曾祖無廟則於祖廟祭曾祖而祔之註謂爲壇祔之亦非也室之白謂室之西北隅所謂屋漏也祭凡殤當室之白設席南面蓋堂上之位牖間南向者最尊西階上東面者次之室中之位西南隅東面者最尊西北隅南面者次之故士昏禮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席姑于北方南面凡殤與庶子無後者皆降於宗子故祭之不於奧而於室之白也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祔祭之設尊蓋與此同祭凡殤在西北隅故設尊牖之而在東房也曰陽厭者以屋漏乃日光漏入之所其處顯明也無後者之祭亦無尸者蓋既無後則不得下叙昭穆而使孫行者爲之尸矣祭凡殤與無後者其異

於宗子者唯其祭之之所則其所用之牲祭之之禮皆與宗子之殤同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釋文堩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反絶句數音速出註朝直遙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莫音暮痁始占反○今按且不之不否通

堩道也有變謂有異禮也巷黨黨名葬於北方柩輲北

行繼塗以西爲右道右道西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柩行專道今止就道右以避婦人之所行也止哭者爲天災變也聽變謂待日食之變也明反謂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奠至館舍而奠行主也柩不蚤出莫宿者懼其近姦寇也罪人見星而行者以夜葬也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賈疏云司烜氏主明火掌夜事掌爲明竁則罪人夜葬可知荀子禮論篇云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殣奔喪禮曰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痁病也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使其見星而行而病於姦寇之患也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

館公館復此之謂也釋文爲君于僞反又如字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也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已者孔氏曰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及也公所爲者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君命故謂之公館也方氏愨曰公館之禮隆故復私館之禮殺故不復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釋文召本又作邵同上照反周公曰豈絕句○鄭註輿機或作餘機○按輿舊如字今音异棺斂舊古恋反今如字豈不可爲一句讀豈字絕句非邢棺如字衣棺並去聲

鄭氏曰士周壄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壄周葬下殤葬於園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與尸之牀也以繩絚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孔氏曰機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脚及𥿄簀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楄又別取一繩繫一邊材橫鉤中央直繩往還取匝取尸置於繩上愚謂輿舁也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以夏后氏之壄周葬中殤下殤蓋中下之殤皆先斂於瓦棺下棺於壄周中以葬但中殤葬於墓棺於家而車載以往下殤葬於園則輿尸就園斂於棺而遂葬焉以其塗邇故也後世下殤葬於墓而塗遠則輿尸不便故曾子問之棺斂於宮中用瓦棺斂之於家也豈不可言是豈不可乎權乎禮之宜而許之也衣棺謂用衣衣之又用棺斂之也前此下殤在家衣之而已其棺之則

在園至此在家衣之遂置於棺而棺斂之故曰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此禮之所由變也○孔疏謂舉機往園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之繩悉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堲周中如其說則下殤竟以尸葬而無棺反不如無服之殤矣疑尸字乃棺字之誤蓋既斂於棺置棺於機上而除繩以下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宿謂祭前宿尸也鄭氏特牲禮註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入君祭前三日卜尸既卜吉乃宿之既受宿則祭日已迫不可復改卜故雖有齊衰內喪而不可已也齊衰內喪同門齊衰之喪也出宿於公館

以待事吉凶不可同處也尸服卒者之上服君之祖父或爲士則尸服爵弁爲大夫諸侯則尸服冕下之敬尸也尸必式荅之也人君出則有前驅辟道左傳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是也尸尊與君同故必有前驅餘說見曲禮孔氏曰尸弁冕而出以下此孔子因曾子問爲尸之事遂廣說事尸之法士服爵弁助祭大夫著冕特牲尸服元端少牢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在家自祭之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釋文 辟音避與音餘下皆同

鄭氏曰初有司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謂還其職位於
君周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亦不可奪親二者恕也孝
也孔氏曰皇氏云夏后氏尙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
敢久留故旣殯致事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旣葬致事
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致事知周人卒哭致事者
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旣殯殷旣葬後
世漸遠故知周卒哭也人臣有親之喪人君許其致事
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已情恕彼也遭喪致
事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不致
事人君亦不可不許舊記有此文孔子引之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
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
弗知也 釋文有爲于僞反

鄭氏曰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孔氏曰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時周公尚在伯禽卒哭爲毋喪也從其利貪從於利攻取於人也○應氏鏞曰曾子以爲慤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意料所可及者或講明不素而猝然遇之則應之難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宜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

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禮記卷十九終

後學平陽楊起鑅校梨

禮記卷二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文王世子第八 別錄屬世子法

此篇合衆篇而成首言文王武王爲世子及周公教成王之事次言大學教士之法次言三王教世子之法次言庶子正公族之法次言養老之事末引世子之記以終之蓋其初本各爲一篇之書各有篇名而記者集合之者也記者之意本主於教世子故以文王世子居首而因總爲六篇之大名焉其第二篇第四篇第五篇若無與於世子之事然國學之教王大子王子皆造亦莫非所以教世子也而人君親睦九族尊事耆老必自其孝於親者推之則其本亦皆由於爲世子之能盡其道故廣言之而以世子之記終焉此記者採輯之意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釋文朝直遥反三如字又息暫反衣徐於旣反又如字莫音暮上時掌反

鄭氏曰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節謂居處故事復膳飲食安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方氏慤曰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問所膳欲知親之所好也徐氏師曾曰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以下視膳之禮愚謂聖人之於人倫無所不用其極而盡其愛敬以事其

親乃其爲子之止於孝也故此此篇言教世子而先以此開其端蓋以聖人之盡倫盡性者立之極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釋文稅本亦作脫又作說同音他活反養羊尚反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間去聲

鄭氏曰帥循也不說冠帶而養言常在側一飯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孔氏曰病損則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愚謂不敢有加者文王事親之止於孝不可以有所加也文王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者親食乃能食親飽乃能飽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釋文聆音零本或作齡
陳氏澔曰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
豈能減巳之年而益之耶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
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愚謂年壽之數父不能
以與子且既云帝與我九齡而又云吾與爾三上下不
相應何也武王有疾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若武王
之年巳定於此夢則未至於九十三周公固可以決其
必瘳何必皇皇焉爲之禱乎鄭氏謂吾與爾三者示傳
業於武王孔疏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
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云吾與爾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
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志蓋亦疑記言之不可信而曲解
之然果爾則何不可明言而爲此廋詞隱語耶且其曰
九曰三者又何所指耶〇大戴禮謂文王十五而生武

曰如其言則文王九十七而崩時武王年八十三又十三年而伐紂又六年而崩則武王崩時年百有二歲與此記言九十三者不合先儒因謂泰誓十三年大會孟津者乃并文王受命稱王之年而數之而鄭氏與尚書孔傳之說又自不同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傳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鄭氏也至仁山金氏則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崩時年五十四受命稱王之說歐陽氏已辨其妄而大戴禮竹書紀年亦皆難以徵信要之此等處不可盡考姑闕之可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釋文相息亮反治徐直吏反音如字長丁丈反後皆同○令力呈反

鄭氏曰涖視也成王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代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舉也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愚謂世子法文王爲世子之法也舉此法於伯禽使帥而行之欲成王觀伯禽之所行而求文王之所以盡倫盡性者則於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無不明矣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爲其所以法文王者未至而無以使成王觀感也然則其所以警悟成王者切矣○吳氏棫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年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位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

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吳氏澄曰按此篇周公教成王可謂曲盡但稽之事實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流言殷人謀叛其時周公即出居東伯禽亦就封而征徐戎其後周公三年而歸即相成王東征安得有伯禽同學之事或武王在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同學令觀伯禽所學而效之記者誤傳爲武王崩後事乎愚謂天子居喪而冢宰攝政其禮所從來遠矣然人君能行之者少故喪服四制言高宗諒闇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意高宗以後亦未有能行之者至武王之喪周公復使成王行是禮而已攝其政焉而禮典曠廢已久管蔡輩創見而生疑遂至挾武庚以叛而後世傳聞亦不復究其本末因以爲成王幼不能踐阼而周公代之踐阼而不知其爲古者天子居喪之常禮也

至伯禽就封周公居東雖其年月先後不可詳考要皆在成王初年實無抗世子法之時仁山金氏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以敎成王至明年王冠且長使伯禽就封於魯如其說則抗世子法在武王喪期年之內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處焉成王斬焉衰絰乃使之與伯禽處而抗世子法以示之舍居喪哀痛迫切之至情而觀事生問安視膳之儀節舍本而逐末舍其當務而圖其不切必無是理也竊疑吳氏之說得之蓋成王爲世子周公爲大傅使伯禽與之同學而抗世子法以示之欲成王以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事武王也若成王已爲天子而乃示之以爲世子之法則所以敎之者亦迂而不切矣○自篇首至此爲一篇名文王世子記文王武王爲世子及周公敎成王之事

文王之爲世子也

鄭氏曰題上事愚謂此書篇之名也此篇合六篇爲一篇自第一篇至第三篇其篇名題於篇末第六篇則引於篇首惟第四篇第五篇不可考耳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釋文凡學戶教反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

學教也學士冑子及鄉所升之俊士也必時必因其四時所宜若下文所言也干戈武舞羽籥文舞也武舞發揚陽之屬也故用春夏動作之時教之文舞安靜陰之屬也故用秋冬安靜之時教之東序夏后氏之學也○孔氏曰大舞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小舞以干配戈周禮樂師教干舞是也愚謂此所教皆文武之小舞也下文大樂正學舞干戚則大舞也武舞

之小舞文王之象箾也文舞之小舞文王之南籥也文王大勲未集故其樂聲容未備文武之舞猶皆爲小舞至武王作大武爲武舞之大若文舞則武王未及作而因夏之大夏修而用之以配大武故明堂位祭統皆以大武大夏對言仲尼燕居亦言武夏籥序興若禘祫大祭則取大韶以配大武故大司樂言舞大武以享先祖又言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也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熊氏謂勺即籥也國子之未二十者學象勺之小舞則小樂正之等教之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是也至二十學大舞則大樂正教之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釋文

大如字又音泰胥息余反又息呂反

鄭氏曰小樂正樂師也四人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孔氏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是籥師旣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小舞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此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周禮惟有籥師此有籥師丞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愚謂小樂正四句申上學干戈之事也胥鼓南申上學羽籥之事也南卽羽籥之舞也文王之文舞名南籥葢歌二南之詩以奏之大胥於國子舞羽籥之時則擊鼓以爲之節上言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則知學羽籥者亦小樂正籥師也下言胥鼓南則知學干戈而大胥籥師丞

贊之者亦鼓也皆互見以相備也○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不言戈籥者蓋舞以干戈羽籥相配干舞兼戈羽舞兼籥也干舞亦謂之兵舞以干戈皆兵也舞師兵舞舞山川之祭祀是也此不言帗舞皇舞之屬者蓋周禮因樂師教舞遂廣言舞之所用其實皇舞用於旱暵則司巫帥羣巫之所舞旄舞則四夷舞者之所舞非盡所以教國子者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釋文大音泰下大樂正大傅大寢皆同）

誦謂誦詩也弦以絲播其詩也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執持也典主也周禮大司樂之屬無教書禮之事執禮典書蓋以他官之習於書禮

者充之使之入教於國學也瞽宗殷學也瞽大師也宗尊也殷學以祀先賢而三時釋奠大師首行其禮故曰瞽宗上庠有虞氏之學也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治定功成與已同也○劉氏敞曰周立四代之學謂一處並建四學辟廱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殷人之學學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其辟廱惟天子出師成謀受俘大射就焉當天子至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愚謂學之名散見於經記先儒之說不同惟劉氏最有條理周立四代之學辟廱上庠東序瞽宗皆大學也辟廱一名成均

詩言鎬京辟廱而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知辟廱成均並爲周代之大學異名而同實也東序一名東膠王制言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言養老於東序知東序東膠一也瞽宗一名西學大司樂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祭義祀先賢於西學知瞽宗西學一也東序瞽宗上庠爲教學之所而辟廱則天子之所視學而行禮魯頌言在泮獻馘在泮獻囚魯西學而頖宮當天子之辟廱則天子之受成獻俘在辟廱矣穀梁傳言習射於澤宮詩言振鷺于飛于彼西廱毛傳云廱澤也是澤宮卽辟廱則天子大射在辟廱矣周鄉之學名庠孟子曰周曰庠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也州黨之學皆名序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是也家塾所升者教於黨之序黨所升者教於州之序州所升者教於鄉之庠鄉大夫之賓賢能皆取諸鄉學其尤俊異者乃升於大學而教之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釋文合如字徐音閤下大合樂放此〕

乞言求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於旅酬之時而論說義理以合於升歌之義第五篇云登歌清廟既歌而語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是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國語申叔時曰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禮謂進退之威儀也祭祀之禮及養老時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於東序之中教之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釋文說如字徐始銳反論力門反徐力頓反〕

干戚大武之舞也大樂正彙教六舞而獨言干戚者舉
當代之舞以該其餘也語說合語之說也命乞言者養
老乞言惟君所命者爲之也數謂其所習之篇數也語
說乞言二者小樂正詔其禮大樂正又授以篇數而使
習之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
大司成有道德而教於國學者也蓋大司樂掌國學之
政至於教國子則惟詩樂乃樂官之所掌執禮典書則
以他官之習於書禮者充之又以公卿之有道德者入
而總主其教謂之大司成言其主成國子之業大司樂
所謂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是也大司成無定人無專職必其位望尊重而道德充
盛者乃得爲之詔其禮授其數者所以習其事也論說
者所以明其義也習其事者易明其義者難此所以必

屬之大司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釋文間如字猶容也徐古莧反

孔氏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問終則退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若問事之時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言輒有咨問爲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敎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奠之不迎尸也愚謂三時釋奠各以主其時之敎者行禮如春

則大師秋則執禮者冬則典書者也曰於其先師者弦誦也禮也書也其先師不同也學以詩書禮樂爲教而以古之賢臣明於其業者爲先師若禮有伯夷樂有后夔祭義所謂祀先賢於西學是也此先代之先師也其有道德而爲學之大司成者死則亦祭之以爲先師大司樂所謂樂祖是也此當代之先師也下文始立學釋奠但爲先代之先師此三時釋奠兼有當代之先師也夏不釋奠者弦誦相成無二師也○陳氏祥道曰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曾子問凡告用牲幣此有牲幣之證也釋奠必有合此有合樂之證也聘禮一人舉爵從者行酬此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有牲幣學非始立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山川廟社不必合樂也聘禮釋奠三獻天子諸侯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

也此又其異者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愚謂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制作禮樂以教後世者

先聖也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承先聖之所作以

教於大學者先師也若伯夷后夔是也立學禮重故祭

及先聖四時常奠禮輕故惟祭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劉氏敞曰合謂合樂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陳氏

祥道曰必有合合舞與聲有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

意同愚謂凡釋奠總上三時之釋奠及始立學釋奠而

言○鄭氏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有

國故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

之不合也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

愚謂鄭氏之說穿鑿無據先聖先師非一國之所得專

天子與列國雖各有學而所祀之先聖先師則同豈有

各自奠之者乎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愚謂

三時釋奠皆合樂而春合舞秋合聲則謂之大合樂以

其用樂爲特盛也必遂養老者樂不可以無事而空作

故因行養老之禮而合樂〇釋奠禮重釋菜禮輕三時

釋奠合樂春合舞釋菜乃大合樂者蓋釋奠合樂合樂

因釋奠而舉者也釋菜合舞釋菜因合舞而舉者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釋文遠于萬反

郊謂六鄉之學在四郊者王制所謂虞庠是也語考論也語於郊謂鄉大夫詢衆庶賓賢能也人材各有所長隨其所能而用之事舉者非必無德而事爲優言揚者非必不任事而言爲長若孔門之德行政事言語之各爲一科也曲藝祝史醫卜射御之屬誓戒飭也以待又語者曲藝賤不得與賢能之士同日而語故戒飭之以待後日再考論之也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者謂曲藝之士陳三事而有一事之善則異之於其等類之中不求備也以其序者謂於其等輩之中自爲次第以待補用也謂之郊人言不得與賢能之士同稱俊選也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賢能之士得升於成均而爲俊士於鄉大夫賓賢能之時得爲鄉飲酒之賓介取

爵於上尊以酢主人郊人既賤不得升大學又不得爲鄉飲酒之賓介取爵於上尊以酢主人言於此二事遠之使不得與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釋文興依註爲釁音虛覲反儐必刃反本亦作擯○今按興如字興舉也興後興秩節之興同興器用幣舉釋奠之器而用幣卽前云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也君既親行釋奠之禮然後學官行釋菜之禮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也舞則授器司干舞者既陳則授舞器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以禮禮賓謂之儐此釋菜之禮蓋以大樂正主之而其爲賓者則大司成與蓋大司成主國學之教既釋菜於先師而繼之以儐大司成亦禮之宜也儐賓之禮行一獻蓋先師但行釋菜禮儐賓之

禮宜與之相稱也凡飲酒有介以輔賓又至旅酬而合語一獻之禮旣輕故無介語亦可也蓋此二事或有或無隨人之所行也釋菜在瞽宗儐賓在東序則諸侯亦不惟一學矣○熊氏安生曰釋奠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有四五也王制師還釋奠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興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此興器用幣是也愚謂夏不釋奠則釋奠惟五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卽始立學者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之事則釋菜惟二也此言興器用幣卽上所言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非二事也蓋始立學釋奠已見上文此又重述之以起下釋菜儐賓之事耳其曰旣者乃遥繼前文之辭也鄭氏讀興爲釁謂禮樂之器成釁之又用幣

告先聖先師以始立學釋奠與釁器用幣爲二事故熊氏亦分釋奠釋幣爲二皆誤也釁器事小何必告及先聖哉○自凡學世子至此爲一篇名教世子明大學教士之法

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樂發於歡欣鼓舞之情故曰所以脩內禮見於威儀動作之際故曰所以脩外然發於內者未嘗不達於外制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也懌者和順之意和順矣而又能恭敬則和而不流也恭敬矣而又能溫文則質而不野也蓋惟禮樂之功交養互發故其德性之進於中和

而不倚於一偏者如此真氏德秀曰禮以起人之敬敬必生則慢心寡樂以感人之和和必生則戾心消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至二者薰釀涵暢相與莫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觀文少詩照反○行下孟反〉

養謂涵育薰陶以成其德也大傅少傅蓋亦以他官之有道德者充之國語晉悼公使羊舌肸傅大子楚莊王

使士亶傳大子是二人皆以他官充是職蓋古制然也
喻曉也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以身教也奉世子以
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以言教也師保卽周禮之師
氏保氏也師氏掌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所謂教以事而
喻諸德也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六容所謂
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前後出入互言之以見師保傅之
無時或離是以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潛移默導少
成若性敎喻而有以明其理德成而有以踐其實也孔
氏曰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
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
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四輔
三公古記據天子之事作記者取以成說語使能一句
作記者解前記之言也○世子入小學則受敎於師氏

保氏入大學則受教於大司成然師氏保氏則貴游之子弟皆學焉大司成則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俊選皆造焉皆非專於教世子者也故又爲之立大傅少傅使之專以教世子爲事師保與大司成有小學大學之分而大傅少傅則周旋左右無朝夕之離無少長之異者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釋文治道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

此申上教喻德成之言所謂德成者謂其能成爲君子也君子之德既成則教於國者尊嚴而人不敢忽百官由此正萬民由此治此世子爲君之謂也上言教成以世子之教於人言之也此言教尊以世子爲君而教人言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釋文于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紆

劉氏彝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以教成王則迂曲矣蓋人臣殺身爲國猶尚爲之況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其君之德乎宜乎周公優爲之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孔氏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無父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與之居而學之

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周公之於成王迁其身以成其德况君之於世子兼尊親之分可不思所以教之乎世子教喻德成則能爲人子而有父之親能爲人臣而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而能爲人父爲人君不然狗姑息之愛昧義方之訓令日爲臣子而教不成必異日爲君父而教不尊欲官正而國治其可得乎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

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釋文學之並音效

物事也齒於學謂入學而與同學之人以年齒爲序也父子君臣長幼人之大倫也學之所以教世子者其事非一然其本則在於教此三者而已三者之道得則本其有諸已者教諸人而國無不治矣語古語也司主也父師即大司成也樂正掌國學之政故世子之學業樂正之所主大司成總國學之教故世子學業之成大司成之所主也一謂一人元大良善也貞正也世子一人有大善之德則萬國以之而正也上文言出則有師入

則有保世子入小學之事也此引古語言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世子入大學之事也○自凡三王教世子至此爲一篇名周公踐阼明三王教世子之法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題上事愚謂此篇名周公踐阼必篇首有此語而記者刪去之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釋文弟大計反又作悌下孝弟皆同○按子當音慈

鄭氏曰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孔氏曰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諸侯謂之庶子愚謂周禮有諸子而禮記燕義引諸子職作庶子則庶子卽諸子非侯國之異名也子當作慈與樂記子諒之子同教之以孝慈愛以明父子之義教之以弟睦友以

明長幼之序此節爲一篇之綱下文所列皆其目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釋文朝直遥反下同○庶子治之十二字舊在則以上腳下孔氏云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今從之
鄭氏曰內朝路寢庭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聚會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愚謂內朝即燕朝也臣有貴者以齒言雖貴猶在父兄之下以昭穆長幼爲序列也燕禮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此但云東面北上則無北面西面之位臣有貴者以齒則不別卿大夫士之貴賤與燕禮異又周禮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此云庶子治之與周禮異燕禮大僕所言謂羣臣朝於內朝之禮此所言

則公族朝於內朝之禮蓋或圖宗人之嘉事或與宗族燕飮與姓所不與者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鄭氏曰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愚謂外朝治朝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諸侯之治朝其三卿北面大夫西面而士[illegible]西方東面與卿大夫士之位不同是以官之貴賤爲等列也○天子諸侯皆有三朝詢衆庶之朝爲外朝周禮朝士掌建外朝之法是也路寢門內之朝爲燕朝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是也亦曰內朝此記公族朝於內朝是也路寢門外之朝爲治朝大宰王眂治朝則贊聽治是也治朝對詢衆庶之朝則亦曰內朝玉藻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對燕朝則亦曰外朝此記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於燕禮見諸侯燕朝之位而天子則無文於司士射人見天子治朝之位於小司寇朝士見天子外朝之位而諸侯則無文由諸侯燕朝之位以推天子由天子治朝外朝之位以推諸侯其朝位亦大畧可見矣葢君視燕朝在阼階下東南故以西面而近君者爲尊諸侯之西面者爲卿而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則天子之西面者爲三公而孤卿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也君視治朝出路門外少左故以北面而對君者爲尊天子之北面者爲三公而孤東面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則諸侯之北面者爲三卿而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也天子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東面羣吏西面則諸侯外朝之位三卿及州長百姓北

面而羣臣羣吏之位亦與天子同也○此上二節言公

族在朝廷之禮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愚謂特牲禮衆兄弟之位在阼階下西面祭統云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註云昭穆猶特牲之衆兄弟是天子諸侯同姓助祭皆在阼階下西面之位此則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特牲記賈疏云無爵者阼階下西面有爵者則以爵序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蓋特牲禮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在賓長衆賓之後若天子諸侯同姓之爲卿大夫者亦以昭穆獻

之則其得獻反在衆賓之後故賈氏之說如此然如其言又非所謂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矣疑未獻以前羣昭羣穆皆在阼階下西面以齒爲序至獻之則其爲卿大夫者自依卿大夫之班次既獻而改就卿大夫之位如少牢禮衆賓門東北面既獻西階西南者與特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鄭註云祭祀有上事者貴之疏謂公有司執事者列爲衆賓餘在門西位也天子諸侯異姓助祭之位蓋亦如此執事者在西階下賓位其不執事者則在門東門西之位中庸所謂序事辨賢也然則宗廟之位有不能盡如外朝者但其以貴賤爲序則與外朝之禮同耳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釋文餕音俊

鄭氏曰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

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酳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氏曰特牲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嗣子乃舉之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必嗣子舉奠者鄭註特牲云將傳重累之也特牲又云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又特牲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特牲禮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言餕者以餕爲重故逆言之登謂登堂嗣子在堂下餕時獻時受爵時並登堂○此上二節言公族在宗廟之禮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言公族喪紀之禮也公大事謂君之喪事喪服親者麤疎者精爲君雖皆斬衰而其本服各有精麤故庶子治其喪事使以本服之精麤爲序親疎不得相越也非但君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喪事亦使有服者以精麤爲序以次主人尸在室則親者在室中立於主人之後而疎者在堂下旣小斂則皆在阼階之東西面而服麤者近主人服精者以次而南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

此言公族燕飲之禮也膳宰膳夫也鄭氏曰異姓爲賓同姓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親親也愚謂燕禮公席于阼階上此云公與父兄

齒則與尋常燕禮之序異矣尚書顧命有西序東鄉之位此其爲君與族燕之位與燕禮賓席于牖閒卿席于賓東大夫繼賓而西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東面之位即西序之位也是燕禮之席位牖閒最尊賓東者次之賓西者又次之西序東面者又次之公與族燕異姓爲賓席於牖閒在父行者席於賓東在兄行者席於賓西公與父兄齒則宜在西序東嚮之位也

族食世降一等

鄭氏曰親者稠疏者希孔氏曰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世降一等者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如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也愚謂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公與族燕飲禮也族食食禮也公食大夫

禮賓惟一人公立於廂無阼席大傳云合族以食序之以昭穆則公與族食序昭穆列坐蓋用燕食之禮亦與公食大夫禮異也族食世降一等則與族燕不用此法但閒暇無事則相與燕飲伐木詩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是也○此上二節言公族飲食之禮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禰父廟也師以遷廟主行此云公禰據無遷主而主命者也若有遷主而奉遷主以行則亦守於遷主也必言公禰者以下文言孝愛之深自仁率親故以尤親者言之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釋文守如字又手又反守貴室本或作守貴宮貴室

出疆之政謂軍旅會同之事也周禮諸子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云庶子以公族守於公宮蓋羣子非一人故或從或守也正室公族之適子諸父昭穆尊者諸子諸孫昭穆卑者貴宮吳氏以爲四親廟下宮吳氏以爲別廟如魯仲子之廟者是也貴室路寢下室燕寢也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蓋公有出疆之政庶子率公族致於宮正宮伯宮正比其當宿者宮伯授以次舍以尊卑分守廟寢公在國及無事時則更番入直公出疆及有故則盡入宿衛也○吳氏澄曰鄭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則貴宮室

混爲一下宮室分爲二又親廟毀稱下宮而但子孫守
之路寢反稱貴宮而以諸父守之是尊已而卑祖禰也
方氏以貴宮貴室爲昭廟下宮下室爲穆廟昭穆等耳
可分貴下乎陸氏以大廟若周公貴宮貴室若魯公下
宮下室若羣公廟然魯公廟僭放文世室他國無之也
又四親廟可毀爲下乎胡氏以貴宮下宮人所居貴室
下室皆親廟亦未是○此上二節言公族在軍及在國
宿衛之法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
則告釋文冠古亂反取七喻反
鄭氏曰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
始封子也孔氏曰祖廟未毀謂同高祖高祖以下唯有
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爲始封子是高祖爲四世

五世祖爲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也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釋文爲于僞反免音問承音贈出註含胡暗反本又作唅○陳氏承如字

鄭氏曰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孔氏曰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五世親盡但有袒免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正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

陳氏祥道曰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愚謂族人相爲弔免乃其疏遠者而闕於禮則有司罰之則其相爲有服者可知於君言赴告則族之相爲亦必赴告可知於族之相爲言弔免則公於族人之喪亦必弔可知互相備也○此上二節言公族赴弔之法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
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
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
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
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
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釋文纖依注音鍼之林反徐子廉反註本或作纖讀爲鍼者是依徐音而改也剸之兗反告依註作鞫久六反讞徐魚列反辟婢亦反爲于僞反○今按告如字○朱子曰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脫于異姓之廟五字

鄭氏曰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
隱之也纖讀爲鍼剌也剸割也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剌
割人體也宮刑淫刑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孔氏曰魯
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蓋墨刑以鑽鑿刻其面
宮臏刖劓則以刀鋸割其體也愚謂周禮掌囚凡有爵

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蓋同族雖無爵其刑殺亦於甸師氏也告于甸人告之以當刑人而就之行刑也公族無宮刑當宮者以劓刖代之也不對走出者以法奪君之恩也素服素衣素裳素冠不舉不殺牲盛饌以食也倫親疏之序也變變禮也雜記君爲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此公爲卿大夫士變禮之差也公於公族之喪爲之變禮其親疏亦各有等衰今雖以罪死猶如其常禮爲之也君弔則服弔服爲大夫錫衰爲士疑衰無服者不往弔也親哭謂不使有司哭之君哭其臣無不親者特言此者嫌爲有罪而死者或異也此節言公族刑罰之法也自此以上皆庶子之所正也○鄭氏讀告于甸人之告爲鞠非也鞠者推審而窮其情之謂既將行刑則獄

已定矣尚待鞫乎又公族無宮刑鄭氏謂以髡代之蓋以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在五刑之外故也然宮重於刖而髡輕於墨公族之劓刖者不獲減等而宮者乃以髡代亦失輕重之平矣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罷民其說近是又鄭氏云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夫弔哭之事不可虛鄭於檀弓既言之矣何以又生異說乎〇予

諸侯弔服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大夫無緦衰之服二士又無錫衰弔服疑衰而已鄭氏謂君弔於士疑衰同姓則緦衰非也天子弔其臣諸侯弔其卿大夫其服皆無同異姓之異何獨諸侯之弔士乃異其同異姓之服乎凡上之弔下與下之自相弔其服同以君爲大夫錫衰大夫自相爲亦錫衰推之可見天子爲諸侯緦衰則諸侯自相弔亦緦衰非所以施於同姓之士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體異姓者言與異姓爲一體而不可以有所異也此以下覆解前文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鄭氏曰上嗣祖之正統

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紀條理也不奪人親故必以親者居上而不相越踰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釋文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殺等差也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

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戰者危事故守於公禰事死如事生之孝也適庶之分有君臣之義故尊正室而君臣之道著尊者守尊卑者守卑故讓道達鄭氏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釋文臨如字徐力鳩反

賤無能者言以其無能故賤之睦友之道不以貴賤殊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釋文治直吏反鄉許亮反

倫理也庶子之官治則邦國之中父子之義長幼之道各得其倫理也父子長幼之道明而民皆鄉於禮義之

方矣孔氏曰此合結庶子官義也不待下條結而於此者以下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釋文百姓本或作異姓非遠于萬反

術法也體百姓者言與百姓爲一體而不可以有所私也刑于隱謂刑于甸人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不以疏謀親也忝辱也骨肉之親無絕故雖以罪死而猶私喪之也翦猶絕也○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者至此爲一篇明庶子正公族之法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

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釋文昕音欣養如字徐羊尚反後皆依徐音

鄭氏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愚謂祭先師先聖者將有事於學故釋菜以告之大胥釋菜合舞請此也之適也養謂養老之處東序是也天子初至在辟廱有司既行釋菜之禮反命於天子天子始適東序養老之處也此一節後文所謂慮之以六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釋文更江衡反蔡作叟音素口反

鄭氏曰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

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則三老席位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愚謂先老先世之老更也三老以三公致仕者爲之故曰三老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五更以孤卿致仕者爲之曰五更者因古者五官之名也羣老則大夫士之致仕者也此一節所謂變之以敬也○陳氏祥道曰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饌籩豆俎簋之實也珍八珍之屬也饌曰適醴曰省珍曰具皆互言之也養老有饗食燕三禮此有醴齊據饗禮言之也發咏謂歌咏其饌具之豐美若封人職所謂歌舞牲及毛炮之豚也鄭氏謂以樂納老更非也饗燕

之禮賓入皆金奏肆夏不歌也退謂自省饌之所而退也脩治也脩之以孝養言脩此饌具以致其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自省饌之所而反於堂也既反然後迎老更入而獻之羣老受獻畢皆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歌清廟之詩也升歌之詩以清廟爲最尊天子祭祀及饗諸侯乃用之今養老亦升歌清廟尊老更也語合語也既歌而語者升歌及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樂備作相爲司正乃行旅酬於此時有合語之禮也成之謂成其升歌之意也致極致也升歌清廟以發文王之德乃道德之音之極致既歌而語論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於德音之極致也升歌合語事不相接以二者皆所以發明

道德故合兩言之此所謂行之以禮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象詩頌維清之篇也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象箾文王之舞歌維清之詩以奏之因謂維清之詩爲象亦猶桓賚諸詩以奏大武而左傳即謂之武也管以管播其聲也凡樂皆有四節鄉飲酒禮歌笙間合是也樂之重者則衆用笙管而舞當合樂之節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升歌也下管鼗鼓此下管也笙鏞以間此間歌也簫韶九成此合舞也上言登歌清廟樂之第一節也此云下管象第二節也舞大武第四節也不言間歌者以其非樂之重者故畧之也蓋鄉射有合樂大射有歌管而皆無間歌可見矣大合衆以事者象以奏象舞

及大武之舞所以象文武之大合師衆以行討伐之事也神如所存者神之神以見於治者言德以具於身者言達有神與有德者言文武治化之神通達於天下道德之盛與起而受命又以見文武之討伐應天順人而非以力征也大武之舞有武王與周召之等是君臣之位有諸侯與士卒之屬是貴賤之等天下既定而君臣貴賤之分皆正故上下之義行此所謂紀之以義也○儀禮用樂每節皆三終此及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不言三終文畧也以詩及儀禮考之歌笙同用之詩其篇皆相比次升歌清廟三終當爲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下管象三終當爲維清烈文天作然如此則升歌之第三篇即下管之第一篇疑其非是蓋今周頌篇第已亂觀左傳楚子所言大武七章其次

第與今詩皆不合可見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按幼字衍注疏皆不解此字是鄭孔本無此字

鄭氏曰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羣吏鄉遂之官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命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必孔氏曰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卽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謂無算樂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釋文兌註作說同音悅

聖人之記事言聖人養老之事記之以傳後世也慮圖

也慮之以大者養老之始徵學士祭聖師是慮之以重大之必而不敢苟也愛之以敬者養老所以愛之正其席位是愛之而致其恭敬之必也慮之以大慎其始也終之以仁慎其終也喻者謂敬老之意曉喻於衆心而化之也引說命者證養老始終行禮在學也此一節總結前文○自天子視學至此爲一篇記天子養老之禮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釋文

朝直遥反旦日朝暮曰夕舊
如字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鄭氏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必敬視之者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

金氏履祥曰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常行之者也愚謂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日再朝也內則曰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一日再朝者自命士以上事親之達禮也色憂不滿容謂不能充滿其容貌所謂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是也必知所進以命膳宰者必知親之所食何物命使勿復進也養疾者必齊欲專其志慮於養也元者元端齊服也必敬視之者疾時之齊和嗜好或與常時不同尤當慎察之也飲食善則多惡則寡互言之

也此云日再朝而文王則日三朝此云色憂不滿容其憂淺文王行不能正履其憂深此篇首引文王之事而復以是終之所以見世子之常禮如此而文王之盡倫盡性者其孝爲獨至也然則禮雖有常而世子之所以事其親者亦務於自盡而已○此篇名世子之記言爲世子之常禮

禮記卷二十終

邑後學陳　高　惠原刊

邑後學項　琪　補刊

禮記卷二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禮運第九之一　別錄屬通論

禮運者言禮之運行也蓋自禮之本於天地者言之四時五行亭毒流播秩然燦然而禮制已自然運行於兩間矣然必爲人君者體信達順然後能則天道治人情而禮制達於天下此又禮之待聖人而後運行者也周衰禮壞孔子感之而歎因子游之問而爲極言禮之運行聖人所恃以治天下國家者以告之陳氏澔曰疑子游門人所記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釋文與音預蜡仕嫁反觀古亂反喟

去塊反又苦怪反

蜡歲十二月合聚鬼神而索饗之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與於蜡賓言與於蜡祭飲酒之賓也觀闕也門旁築土而高可登以眺望者蜡祭在黨之序夫子出於序而遊於觀所謂闕黨者與大道之行謂五帝時也英才德之秀出者三代之英卽下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是也逮及也孔子言帝王之盛已不及見而有志乎此蓋登高眺望有感於魯之衰而思得位行道以反唐虞三代之治也鄭氏曰不言爵事爲其太切廣言之○註疏謂蜡亦祭宗廟孔子助祭出遊於象魏之上其說非是宗廟冬已烝祭蜡又祭之不亦煩乎臘祀先祖乃秦制耳說詳月令象魏尊嚴必無登眺之理熊氏謂遊爲遊目然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不容浩

至象魏而遊目亦非所以爲敬矣爾雅觀謂之闕孫炎以爲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周禮所謂象魏也然闕實不惟象魏有之詩言城闕是城門有闕左傳魯拳葬於經皇杜氏註云經皇冢前闕是墓門有闕又左傳僖及於窒皇之外註云窒皇寢門闕是寢門有闕是凡有門皆有闕皆得謂之觀也若雉門之闕則天子諸侯皆有之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而公羊傳又以魯設兩觀爲僭禮則必天子諸侯雉門之闕其高卑等級不同魯之兩觀其高與天子之制同故爲僭禮非諸侯不得有闕也餘處之闕則其制當又加卑焉雉門之闕獨得專闕之名者正以其高於餘闕爾其實有闕者不止雉門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釋文長丁丈反矜古頑反分扶問反惡烏故反爲于僞反

大道言道之廣大而不偏私也行謂通達於天下也天下爲公者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選賢與能諸侯國不傳世惟賢能者則選而用之也講信者談說忠信之行脩睦者脩習親睦之事男有分者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女有歸者嫁不失時也謀謂相圖謀也蓋人之所以相圖謀而至於爲盜竊亂賊者由於身困窮而俗惡薄也今大道之行如此則民無不足不贍之患而有親遜和睦之風故圖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門戶之扉從外闔而不關閉也同和也平也此言五
帝之時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釋文知音智埶音世本亦作勢去起呂反○按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之下

今謂三代以來也隱猶微也天下爲家傳子而不傳賢也大人諸侯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國於子無子則傳弟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設險以守其國也紀係

理也禮之從來遠矣與天地並五帝之時未嘗不以禮義治天下但其節文度數之詳至三代而後備耳言三代以來大道既微在上者既以天下爲家而不復傳賢在下者各私其骨肉各愛其貨力於是有無相耀貧富相競而親遜和睦之意衰不足以和維持故圖謀由此而作兵革由此而起也兵起即亂賊之事既有亂賊則盜竊不足言矣世變既異則聖人之所以治之者不得不詳故大人世及以防篡奪之端城郭溝池以爲守國之險備設禮義以爲條理之密此三者皆聖人之因時立政而要以禮義爲本此下所言皆禮義爲紀之事也賢勇知者謂以勇知者爲賢而登用之也以功爲己者使之立功於國以輔助於己也由用也選者高出之意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用此禮義以治天下而爲三代

之高出者所謂三代之英也上言禮義而下但言禮者以其文言之謂之禮以其理言之謂之義言禮則義在其中矣考成也刑法也著其義以導其行考其信以杜其欺著有過以懲其罪法仁恩以厚其性講遜讓以防其爭凡此皆所以謹於禮而示民以常行之道也苟不由此則無以治其民雖在勢位衆以爲殃禍及於下而必黜去之也康安也蓋人倫厚則雖各親各子而恩亦足以相被矣設制度立田里則雖貨力爲己而力亦足以相贍矣刑仁講讓則講信脩睦之道亦無以異矣舉賢尚功而不由禮者則去則雖大人世及而仍不失乎選賢與能之意矣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爲時不同而同歸於治也小康者言其稍遜於大同之時也此篇言聖人以禮治天下其體信達順功效至盛而此乃以三代

之禮義爲小康者蓋五帝之時風氣方厚而聖人之治乘其盛三代之時風氣漸薄而聖人之治扶其衰故其氣象之廣狹稍有不同者非聖人之德有所不足也時爲之也○張子曰大道之行如堯舜方是謹於禮所以致大道之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亦不害於不獨親不獨子止是各親各子者恩差狹至於順達之後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矣大人世及以爲禮古來亦有但道隱之後雖有子如朱均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行堯舜之事故以世及爲定禮城郭溝池爲固亦是禮義以爲紀之事所以防亂也大道既隱由暴君以壞之也然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爲紀六君子居堯舜之世是亦大同之治也以其救亂急於禮義適得小康耳馬氏晞孟曰傳子傳賢皆天之所與非人之所爲也

老有所終，至廢疾有養，三王未嘗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立田里，五帝之時亦莫不行也。孔子傷時之弊，欲復歸於至德之盛，故言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釋文：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遄，市專反。殽，戶教反，徐戶交反。冠，古亂反。朝，直遙反。

三代之時，大道既隱，謀作兵起，聖人以禮治之，然後天下復安，則可以見禮之急矣。承天之道者，本其自然之秩序，禮之體所以立也。治人之情者，示以一定之儀則，禮之用所以行也。禮者人之所恃以生，失禮則亡。其所

以生矣報效也應氏鏞曰禮之大原出於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謂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列於鬼神充塞乾坤昭布森列而不可遺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人道交際周流上下而無不通法於天地鬼神者所以承天之道達於天下國家者所以治人之情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釋文與音餘

鄭氏曰得夏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坤乾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熊氏安生曰殷易以坤為首故曰坤乾愚謂子游聞夫子告以禮之急復欲問其詳而夫子以所得於夏殷者告之也之道

也徵證也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兹益禮義備於三代而夏殷者周所監以損益者也故欲觀夏殷之禮而之於杞宋但二國文獻不足無可考證所得者如此而已以是學之者以是二書而觀夏殷之禮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釋文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烏華反一音作烏杯步侯反蕢依註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桴音浮○楊氏蕢如字

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孔氏曰中古雖有火化未有釜甑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而燔之捭豚者捭析豚肉加

於燒石之上而熟之鑿池汙下而盛酒故曰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曰抔飲桴擊鼓之物蕢桴者摶土由爲桴土鼓築土爲鼓杜氏子春曰土鼓以土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胡氏銓曰蕢草也以草爲桴愚謂禮經緯萬端無乎不在而飲食所以養生人旣生則有所以養之故禮制始乎此焉曰猶若者言非獨養人者質略如此而猶可以奉祭祀焉由其物不足而誠有餘也○孔氏曰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一書所見之事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釋文號戶毛反飯扶晚反苴子餘反孰音熟首手又反鄉許亮反○鄭註苴或爲俎

孔氏曰皐引聲之辭某名也升屋北面告天招魂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飯用生米故曰飯腥苴

葬設遺奠苞裹孰肉以送尸故曰苴孰天望謂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者由知氣在上故也體魄入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生者南鄉歸陽也愚謂上言古者養生之禮如彼此又言及其死而送死之禮如此也然養生之禮後世聖人旣變之矣以其過於質野而且不足以養人也若送死之禮則雖其棺椁衣衾之美有踵事而增者至於飯腥苴孰以盡其事死如生之愛天望地藏以順乎魂升魄降之宜此則出乎心之所不容已與順夫理之所不可易者夏殷之禮因之而不變焉故曰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釋文檜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樔本又作巢助交反茹音汝衣於既反

鄭氏曰寒則累土暑則聚柴薪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此上古之時也孔氏曰此論上古之時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橧巢者橧聚其薪而為巢茹毛食鳥獸之肉并茹其毛以助飽陳氏澔曰未有火化故去毛不盡而并食之也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炮薄交反徐扶交反亨普庚反下合亨同炙之石反酪音洛○范陳氏作笵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謂孰冶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瓴甓及甒大榭器之所藏也炮裹燒之也燔加於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以為醴酪蒸釀

之也酪酢截朔亦初也陳氏澔曰笵字從竹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笵笵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以爲陶器也愚謂茹毛飲血未有火化也燔黍捭豚雖有火化而火之利未盡也後聖脩之而器用宮室飲食衣服凡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具莫不資火以成而後火之利盡矣上古之居處飲食被服過於樸陋而不宜於人後聖通其變而相生相養之道乃盡皆從其朔者夏殷之禮亦因之而不變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釋文醆側眼反粢依註爲齊才細反醍音體嘏本或作假古雅反

元酒鬱鬯也水及明水皆謂之元酒鬱鬯配明水而設

而尊於五齊故因謂鬱鬯爲元酒也在室者在室內之北也醴醴齊也醆盎齊也盎齊盛之以醆故謂之醆在戶者醴在戶內之東醆在戶外之東也粢醍醍齊也在堂在堂上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此不言泛齊沈齊者或文略或據諸侯之禮惟有三齊也澄淸也澄酒三酒也三酒淸於五齊故曰澄酒在下在堂下也尸在室設酒之法以在北者爲尊以次而南五齊所以獻酢故在室內及堂上三酒則旅酬及無算爵之所酌故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牲在獸西天子諸侯省牲之禮亦於廟門外陳之也備其鼎俎者特牲禮夕陳鼎於門外是也少牢禮祭日陳鼎大夫尊辟人君之禮也琴瑟堂上之樂管磬鐘

鼓堂下之樂列者磬鐘鼓皆縣之琴瑟與管籥未遽入亦使工執之而陳列於廟門之外以待及時而納之也祝謂饗神之辭嘏謂報主人之辭脩謂預脩習之以待用也上神謂尸也若詩稱尸爲神保也先祖謂死者之精氣也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故君迎牲而不迎尸而君臣之位正祭立尸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而父子之恩篤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而兄弟之情睦序爵辨貴賤而上下之分齊君在阼夫人在房而夫婦之位各得其所祐福也此節言將祭之先陳齊酒脩禮樂省牲視濯將以假祖考備十倫蓋雖未與神交而其慮事之預備物之具致愛致慤而祭則受福者已於是乎在矣蓋祭祀之行事雖在於迎尸殺牲之後而積其誠敬以爲昭格之地者實在於

未事之先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此義也故此
下三節備言祭禮而受天之祜特於此言之○孔氏曰
崔氏云周禮大祫王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
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
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
尸酢王與后皆用所獻之齊賓長醑尸酢用清酒加爵
亦用三酒大禘用四齊三酒四時祭二齊三酒鄭註司
尊彝四時祭用醴盎而已魯及王者之後大祫與王禘
禮同禘與王四時同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
已四時惟用盎齊用三酒皆同於王天子大祫用五齊
三酒五齊各有明水之配三酒各加元酒通鬱鬯明水
共十八尊愚謂先儒不知禘大於祫故疏謂祫用五齊
禘用四齊及其言王與后獻尸所酌之尊及用齊多少

之差及謂賓長酳尸及加爵用沈齊及三酒配元酒其說亦皆非是今以愚意疏於下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追享謂大禘朝享謂大祫也朝踐朝獻皆謂朝事獻尸也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二句臨川王氏說再獻饋獻皆謂饋熟獻尸也以其次於朝踐而獻則曰再獻以其與饋熟同節則曰饋獻朝獻兩尊一盛泛齊一盛醴齊也饋獻兩尊一盛盎齊一盛醍齊也再獻則盛沈齊也是天子禘祫與四時之祭皆有五尊以分盛五齊則無多寡之差矣蓋王祭齊有五酒有三猶籩豆之有八鼎

俎之有九不因殷祭時祭爲隆殺也但經記所言或據侯國之禮或畧舉而不備說者因以爲禘祫時祭多少之差實皆臆說無據也五齊配以明水當有十尊司尊彝於朝獻饋獻皆惟言兩尊者惟據所酌以獻者言之不數明水之尊幂人云以疏布巾幂八尊亦不數明水也王祭十二獻每節皆備三獻說見於後朝獻兩尊王獻酌泛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醴齊之尊饋獻兩尊王獻酌盎齊之尊后與諸臣獻酌醍齊之尊司尊彝不言酳尸所用之尊葢酳尸卽用饋獻之尊與○特牲禮加爵三皆不酌堂下之尊葢堂下之尊至將酬賓乃設之特以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不但不以獻尸卽獻賓及兄弟之屬皆不酌此尊也王祭羣臣酳尸用饋食之醍齊則爲加爵者宜降用沈齊其所酌葢堂上之壺尊也○設

尊之處醴醆在戶醍在戶內醆在戶外以特牲少牢尊於戶東推之則盎齊設於戶東卽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凡尊於戶外者皆在戶東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是也醴齊設於戶內之東直盎齊之北又其北爲泛齊當室東壁南北之中又其北爲鬱鬯在北墉下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禮器罍尊在阼則沈齊設於阼階上東傍東序醍齊在堂盎在堂上東楹之西當燕禮設尊之處也蓋設尊必有所傍或傍於壁或傍於楹或傍於序事當然爾鬱鬯五齊皆以明水配設鬱鬯傍北墉醴齊南傍於壁盎齊北傍於壁皆東西設之而西上泛齊傍於室之東壁醍齊傍於東楹沈齊傍於東序皆南北設之而北上（鄉飲鄉射禮設尊西上統於賓）也士虞特牲設尊亦西上統於戶也燕禮設尊於東楹之西南上公在阼階上統於公也此室中堂上之尊東

西設者西上南北設者北上皆統於尸也鄭氏解澄酒在下以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謂沈齊三酒皆在堂下非也沈齊雖爲五齊之下然視三酒爲尊且配以明水必不設於堂下也特牲禮將酬賓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人君堂下之酒其設之亦必在此但士止四尊人君備三酒而羣臣衆多其設尊多少不可考又特牲禮堂下無元酒燕禮尊士旅食者於門西兩方壺無元酒蓋尊之設於堂下者例無元酒之配一則元酒尊不設於堂下二則堂下之尊但爲旅酬無算爵之所用以其不用於正禮故畧之三則堂下人衆故使兩尊皆酒所以優之也天子祭用十八尊鬱鬯五齊配明水爲十二尊三酒自相配爲六尊也○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祭統執醴授之執鐙禮器祭義祭統皆言夫人薦盎無言泛齊者是諸侯

無泛齊也又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薦熟時夫人獻巳用酒從上醴齊差而下之朝踐君獻尸用醴齊夫人用盎齊饋熟君獻尸用醍齊夫人用酒是諸侯又無沈齊也禮記所言多據魯禮乃上公九獻之禮若侯伯惟七獻則朝踐饋食夫人不獻尸惟用二齊醴齊醍齊也子男五獻朝踐饋食君夫人皆不獻尸其酳尸當與侯伯同君用醍齊夫人用酒是子男用一齊也五齊惟醴之所用最廣冠昏皆用之子男惟用一齊則君酳尸或進用醴齊宜更詳之○此上所言於禮雖無明據但合諸經記所言推之則或當如此耳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殽本或作肴户交反越音活字書作𦨭冪本又作鼏同莫歷反衣於既反

鄭氏曰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上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

愚謂作其祝號謂尸未入時祝作牲幣之嘉號告神而饗之也少牢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大夫士祭禮自饋食始祭初即設饌饗神人君祭始未有饌具則其饗神之辭未知如何意者雖未設饌而亦須舉之以爲祝與元酒以祭謂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薦其血毛者初殺牲時取血毛以告殺也此二句皆尸初入在室時也腥其俎以腥肉盛於俎以進之殽骨體也孰其殽

謂以湯爓骨體而進之此與下醴醆以獻三句皆尸出
在堂行朝獻之時也越結也越席結草爲席若司几筵
莞筵紛純之屬也疏布麤布也冪所以覆尊彝者周禮
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澣帛者祭服
用帛皆練絲而織之也此三事非惟施於朝踐以與上
下所言朝踐之禮並因於中古之禮故并而言之曰與
其者明與上下所言事屬於朝踐者不同也醴醆以獻
者朝踐時君獻用醴齊夫人獻用盎齊也燔燔肉炙炙
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長兄弟
以燔從彼謂酳尸從獻此則朝踐時從獻者也嘉善也
魂氣爲陽體魄爲陰醴醆燔炙之屬可以飲食而以味
饗神者所以嘉魄也血腥之屬不可以飲食而以氣歆
神者所以嘉魂也此節言祭初至朝踐所行之禮乃所

因於古初者報氣報魄合陰陽以求之足以通合乎冥莫之中也○孔氏以越席疏布爲祭天之禮非也上下皆言祭宗廟之事此乃忽言祭天有是理乎郊特牲蒲越藁鞂之尚褻鞂爲祭天席則蒲越非祭天席矣疏布說見禮器○陳氏祥道曰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下篇葬奠羊左胖亦如之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所謂豚解也若夫吉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體解而熟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

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釋文鉶又作銏音刑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愚謂合亨者合左右體而亨之也朝踐時既其殺爓之而實未熟且其薦於尸俎者惟右胖十一體而已至此乃合牲之左右體亨熟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既熟乃體別其骨之貴賤其右胖仍升之尸俎其左胖則以為主人主婦及助祭者之俎也籩豆朝踐時已有此則謂饋食之籩豆及加籩加豆之等也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特牲禮黍稷二敦少牢禮黍稷四敦此兼有稻粱者諸侯以上之禮也鉶羹羹之有芼者盛以鉶器亦饋食時之所薦也祝謂饗神之祝辭也嘏謂尸嘏主人之辭也祭初饗神祝辭

以主人之孝告於鬼神至主人酳尸而主人事尸之事畢則祝傳神意以嘏主人言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而致其慈愛之意也祝以孝告即上作其祝號之事在於祭初此又言之者以尸之嘏所以答主人之孝故又本上而言之也此節言饋食以後之禮所因於近世者蓋朝踐之時禮質而物未備體嚴而情未洽足以盡敬而未足以盡愛也至饋食而盡飲食之道以事鬼神然後皇尸醉飽神惠周浹祭之情文至是而備故曰大祥祥善也禮之大成言祭禮於此而成也○孔氏曰祭之日王被袞而入尸亦被袞而入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祭統云君不迎尸尸入室大祝東面昭南而穆北面東面以下愚按大祝疏於饋食尸入室時乃言之蓋以祭祀性言饗所拜妥尸故疑尸初入未坐耳不知尸既入室無不坐也今稷於此作樂降神愚按尸入奏肆夏見大司樂若降神之樂發大司樂所謂奏無射者是歌以大

司樂黃鐘爲宮一段當之非是今不取說詳郊特牲乃灌衆尸依次而灌○愚按灌爵尸亦飲之鄭註小宰謂尸祭之哜之奠之非是說見郊特牲是一獻也后從灌二獻也愚按疏據內宰註先言王迎牲乃言后灌失次第今據司尊彝賈疏更正又天子十二獻后灌後當有賓長灌獻下朝獻饋獻亦然說見於下獻皆用樂王乃出迎牲入至庭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廟各別牲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移共一牢○愚按上節薦其血毛疏云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此言血毛告於室在尸未出之前與彼異然告於室正是告於尸此疏爲是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堂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有北面事尸之禮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愚按昭宜在西穆宜在東蓋鬼神之位尊西尸在室昭南嚮而穆北嚮尸在堂昭東嚮而穆西嚮皆以嚮陽者爲昭嚮陰者爲穆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制於主前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謂之制祭愚按制祭之說鄭註禮器及郊特牲皆言之乃據漢禮爲說而經傳未有見焉未知古有此禮否識見禮器次

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云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愚按薦其血毛即血毛詔於室疏家因司尊彝註有薦血腥之言故謂薦腥時又薦血然血毛不當再薦鄭云薦血腥者謂腥肉帶血耳說又見郊特牲又按朝踐中又有薦爓即禮運所云熟其殺蓋當在王獻尸之後后獻尸之前而此疏不言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三獻也愚按疏謂朝踐酌著尊饋獻酌壺尊蓋據大祫在秋故用司尊彝秋嘗冬烝之尊不知司尊彝追享朝享乃大禘大祫之祭其尊則大尊山尊也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也於是行饋熟之禮從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酌奠於饌南郊特牲註天子奠斝諸侯奠角時尸未入於是取腸間脂焫蕭合羶薌愚按疏據會子問註以此前爲接祭其說無據今不取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醍齊以獻尸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后乃薦加豆籩王以玉爵酌盎齊以酳尸七獻也

思按疏先言王醑尸乃言后薦豆籩祭禮皆先薦後獻疏於朝踐饋獻已依次而言此又自亂其例今更之又疏言王醑訖齊醑尸乃蒙用司尊彝註其說非是今易以宗彝設已見前○尸又按疏於此下言尸醑主人蓋據特牲禮而言然獻必有醑特牲禮獻尸自醑尸始故尸亦至是始醑主人若天子十二獻灌獻朝獻饋獻主入主婦及賓皆獻尸則皆有醑不俟獻尸始醑主人也主人受嘏時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乃以瑤爵酌醍齊酳尸為八獻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醍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特牲三加爵天子以下依尊卑不止三也天子諸侯祭禮既亡其見於周禮禮記之中者尚存涯畧然散而無紀疏家採合貫串又參以鄭氏之說雖其詳不可盡考而其始末規模已具於此但其中舛謬頗多今畧為考訂如上○天子九獻此先儒相承之舊說而歷代祭禮之所遵用而不易者也然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凡禮皆然士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天子與上公無隆殺必不然也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諸侯長十有二獻

是九獻之上又有十有二獻之禮矣王於諸侯之長其饗禮必不踰於王則十有二獻者必王之饗禮而王於諸侯之長加隆焉而用之者也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先儒所據以推五等諸侯宗廟之獻數者是宗廟之饗與賓客之饗其獻數相準王之饗禮十有二獻則其祭宗廟亦必十有二獻矣十有二獻者灌獻朝獻饋獻酳尸皆三獻王爲正獻后亞之諸侯爲賓者又亞之也特牲少牢禮酳尸皆三獻是每獻必三者禮之正也其不及乎此者皆禮之有所降殺也特牲禮賓長酳尸長兄弟首爲加爵則天子自灌獻至酳尸亦以同異姓諸侯相間而獻每獻則尸必酢之故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言諸臣之所酢則受酢者非一人必獻尸者非一人而諸臣不惟酳尸一獻

亦明矣上公九獻於灌獻朝獻饋獻各殺其一以降於天子也侯伯七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上公也子男五獻於朝獻饋獻又各殺其一以降於侯伯也然朝獻饋獻遞有降殺而灌獻則五等諸侯皆二至酳尸三獻則雖大夫士亦未嘗有所殺焉何也蓋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此周人之所尚也故諸侯之祭必備二灌而自饋食以後皇尸醉飽所謂禮之大成者不可得而畧故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一節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釋文於音烏舍音捨下舍魯同契息列反

　將言周道而先發歎辭者以周之衰也於夏殷之道言

欲觀周道直云觀者夏殷為前代之制而周道乃時王之法也郊祭天於南郊也禘王者宗廟之大祭追祭始祖之所自出於大廟而以始祖配之也魯之郊禘僭天子也杞宋天子之後故王命之郊以守其先世之事非魯之所得擬也周道壞於幽厲而魯為周公之後猶秉周禮故觀禮者舍魯則無所之適而其僭竊又如此此孔子之所以出游而發歎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陳氏傅良曰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劉恕外紀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然外紀之說又本於呂氏春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以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備物典册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
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
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問羽數於衆仲周公
閟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於
以見魯僭未久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
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皆從劉恕愚謂魯
僭郊禘以理言則程子之言爲盡以事言則謂出自惠
公之請者爲實蓋魯既僭禮而託言出於成王之賜明
堂位祭統之所言則承魯之所自託者而遂傳以爲實
也○自此以下至是謂疵國歷言當時禮之壞失所以
申明發歎之意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假舊如字鄭云大也陳氏澔曰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今從之

常古舊法也假當作嘏福也有德之君祭祀不祈爲信不愧故祝嘏之常法祝史莫敢變易如此則雖不求福而鬼神用饗大福自降之矣人君無德祝嘏之辭說變易常禮媚禱以求福矯舉而不實必有不可聞於人者故爲宗祝巫史之所私藏若漢世祕祝之類是也幽國言其國之典禮幽暗不明也應氏鏞曰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苟欲藏宗祝巫史爲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爲隨之矯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釋文斝古雅反又音嫁

鄭氏曰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愚謂夏曰

醆斝曰斝周曰爵盎齊饋食所用而名曰醆酒則天子饋食獻以醆也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註謂后酳尸爵以瑤爲飾則天子酳尸獻以爵也天子饋食獻以醆酳尸獻以爵則朝踐獻以斝矣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入於室祝酌奠亦以斝諸侯獻尸唯用當代之爵其酌奠又以角魯用玉琖仍雕猶不用斝醆斝及尸君諸侯之僭禮也尸君猶詩言公尸也此上二節言當時諸侯之壞禮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弁冕卿大夫之尊服君爵命之乃得服兵掌於司兵革掌於司甲有軍事則出以授人自大夫世官而爵命不出於君則冕弁藏於私家矣自大夫藏甲而兵革藏於私家矣脅君謂君被劫脅制於臣而不得伸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鄭氏曰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朱子曰大夫不得具官一人常兼數事愚謂少牢禮司士擊豕賈疏云司士乃司馬之屬擊豕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大夫職職相兼也蓋天子有六卿諸侯立三卿以兼六卿之事是諸侯已兼官矣然諸侯有三卿有五大夫若大夫則家臣之長惟宰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三也宰之下有宗人司馬司士見少牢禮而不得如諸侯之有五也具官者謂放諸侯三卿五大夫之制而備設之也四命之孤得備祭器周禮大宗伯四命受器是也三命大夫祭器造而不備必假而後足也聲樂皆具謂樂之八音皆具也大射禮無柷敔及塤八音闕其二大射乃諸侯用樂之禮者八音不得具則大夫可知也亂國謂其國之法

紀亲亂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釋文期居其反朝直遥反

方氏慤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皁臣輿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齊齒者與之等夷而齒列也愚謂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言公臣與家臣貴賤殊也期不使謂期年之內不使之以事也蓋喪不貳事者禮也期年得出使者權也期年之內無出使之禮也以衰裳入朝者大夫擅國政居喪不

復致事故以喪服入於朝而治事不待期年也大夫强
則陪臣尊故朝廷之臣與之相雜而處而齊同齒列也
君與臣同國者言其上替下陵而政柄不出於一也蓋
君被刼脅國法紊亂則其勢之所極必至於上失操柄
而下移於臣故發端言故者承上文而言也此上三節
言當時大夫之僭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田謂九州之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
爲諸侯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大夫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其子孫受之以爲庶士此乃制
度之一定者也故自天子之田而别者不可與天子同
天下自諸侯之國而别者不可與諸侯同國自大夫之

家而別者不可與大夫同家而欲在下者之遵制度尤在乎在上者謹守制度而不失言此以申上文之義而起下節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飭也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愚謂天子不謹於禮而壞法亂紀則無以責諸侯諸侯不謹於禮而君臣爲謔則無以治大夫此又承上文而言天子諸侯不能謹守制度而禮之壞失所由來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釋文儐必刃反治皇如字徐直吏反

柄者所執以治物者也人君執禮以治國猶匠人執斧

斤之柄以治器也嫌者事之猜雜禮以別之而嫌者辨矣微者事之細小禮以明之而微者著矣接賓以禮曰儐鬼神者天地社稷山川之屬禮以儐而接之而幽明通矣制度者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禮以考而正之而貴賤辨矣仁主於慈愛義主於斷制以禮別而用之而刑賞黜陟當矣故人君執禮以治國則政治而君安也此又承上文而言爲國之必以禮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釋文倍步內反敝音弊本亦作弊

鄭氏曰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愚謂禮者所以治政安君禮失故政不正而君位危謂操柄失而無以自安其身也倍謂悖逆而犯上則非徒君

與臣同國矣若魯季氏之逐君是也大臣既僭其君則
小臣亦盜竊國政若魯陽虎之專政而囚季桓子是也
政出於下而人心不服故督以威嚴而刑肅民志不定
故上下乖離而俗敝刑罰既肅風俗又敝則舊法不足
以防姦而至於更張而無常列謂陳列也法者所以輔
禮本以無禮而至於法無常而法無常則禮益無列蕩
其彼此相因之勢然也上無禮則下無學故士游談而
不事刑罰濫則民離心故怨畔而弗歸此節又承上文
而言治國無禮則非獨君危於上而其疵病又及於士
民也如此則國之不亡者幸而已

禮記卷二十一終

邑後學胡桃校栞